

不退休的布达拉宫“齐默拉”

记“西藏工匠”平措

本报记者王京雪、晓晓玲

要找到平措可不容易。每天一大早，这位83岁的老工匠就已经离开家门，依顺时针方向围着布达拉宫转经。

“他到处走，一会儿在这，一会儿在那，东门西门南门都会经过，都要去聊聊天、吹吹牛。和一般老人不一样，他特别活泼，像小伙子一样爱开玩笑，所有人见了他都要逗他几句，他听了都要给他们返两句。”布达拉宫管理处的维修科副科长扎西平措(下简称“扎平”)说。

扎平一早就为采访的事给平措打了好几个电话，怎么都打不通，直到中午才终于等到平措的回电，“我说你连领导的电话都不接，胆子也太大了，他说我刚才在政府开会呢，没时间也不方便接电话——其实他是开玩笑，也让人生不起气来。”

扎平这么说的时，平措坐在一旁眯眼笑，毡帽下，黝黑面庞上的白色胡须翘出顽皮的弧度。

人人都爱平措

平措算得上在布达拉宫工作最久的人，也算得上最早专属布达拉宫的工匠。布达拉宫的人们都喊他“齐默拉”，“齐默”是藏语“工匠”的意思，“拉”是藏语中的敬词。

“在布达拉宫，我没见过谁跟他处不好，在这里工作的400多人，没人不认识他，人人都喜欢他。”扎平说。

平措是石匠，年轻的时候，他在西藏建筑队工作，因为一门好手艺，又去了西藏古建筑公司。1980年，44岁的平措被派到布达拉宫帮忙做建筑修缮，布达拉宫的老领导看上他的手艺跟人品，对他一再挽留，从留1个月到留3个月，一留再留，最后把平措彻底留在了布达拉宫。自此，他再没离开过这座雄伟而美丽的宫堡，在这里一直工作到72岁才退休。

平措退休时的身份是“布达拉宫管理处维修科工人”。想一想，他这辈子好像并没有多了不起，没出过多大名，没当过多大官，也没去过多少地方，只是在39年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守着布达拉宫，一边吹着牛、开着玩笑，一边快乐地为此忙碌至今1300年、海拔3700多米的藏式古建筑群做保护性修复工作。

听扎平说，平措刚到布达拉宫时，这里还没有专门负责建筑维修的部门，也没设立24小时巡视检查建筑状况的制度，“那时人手很少，他就到外面招合适的工匠，慢慢形成了布达拉宫最早的维修队伍，24小时全天候守护布达拉宫的做法就是从他们开始的。”

平措在一旁补充，说他有自己的招人要求，第一看人品作风，毕竟布达拉宫是座珍贵的古建，第二必须能干。



▲平措在布达拉宫维修点。受访者供图

“他那时做维修组组长，看见组里比较懒、活干得不好的小伙子会过去在人屁股上踢一脚。”扎平说，“别看性格这么活泼，一到工作的时候就特别严格、特别认真。”

认真工作、快乐生活，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平措参与了布达拉宫两次大规模修缮，两次都堪称中国文物古建筑史上史无前例的工程。他给布达拉宫带出了几十个专业匠人，许多都是今天布达拉宫维修团队中的骨干。

2018年底，西藏自治区总工会在西藏全区选出了7名“西藏工匠”，其中就有平措。在给他的宣传视频中，有这样的介绍词：“为抢救布达拉宫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他团结带领布达拉宫文化保护工作团队，先后清理白宫、红宫、平措堆砌等处地垄垃圾490卡车，历时5年，先后完成地垄加固、垒墙砌筑、部分建筑女儿墙塌陷修复等重大项目。地基开裂，墙体脱落，打阿嘎土和墙壁粉刷，只要经过平措师傅的手，就绝对能平平整整、踏踏实实。”

不退休的布达拉宫守护人

自72岁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下来，至今已过去10年，平措的生活却始终围绕着布达拉宫。他依然住在布达拉宫脚下，依然每天都要围着布达拉宫走走看看，虽然已不再能灵活快地

爬上布达拉宫的高层建筑，但在力所能及的高度，他依然习惯性地每天检视着这座宫堡的边角，为维修科的老同事们提供建议和现场指导。

“他经常来看我们工作，上周有一处椽子木发现蛀虫要做处理时，他也来看我们怎么做，做得对不对，不对的地方他会说，还会跟我们讲怎么做更好。之前布达拉宫东门墙体出现裂缝，很难处理，我们也去请教他。”扎平说，“过去布达拉宫的大小维修他都有参与，哪里修了什么，墙体内部什么样他最了解。”

扎平到布达拉宫维修科工作时，平措其实已经退休好几年了，但他总能在布达拉宫里看见平措的身影，尤其到了布达拉宫每年年底的“粉刷季”——整座宫殿要按白宫、红宫和黄宫的顺序依次进行全面粉刷，这个传统已持续了三四百年，在保持布宫原貌的同时保护着这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宫殿减少暴雨和冰雪的侵蚀。

由于布达拉宫所处位置、建筑结构和古建承受力等特殊条件，粉刷的工作至今不用机械，一直依靠工匠们腰系长绳，手持漆桶，悬于半空喷洒涂料。

每年粉刷布达拉宫的日子，平措都会从早到晚待在施工现场，他家里那个扩音喇叭这时派上了用场，他会仰头检视高空作业中的工匠

们的举动，对着喇叭指挥他们把涂料喷洒得均匀又平整。“每年到粉刷主体建筑的时候，他天天来指导，这里不行，那里不行，他在底下到处看。”扎平说。

扎平觉得，要说平措对于布达拉宫的贡献不仅要看他参与的那些大型工程，还要看他几十年来每天对布达拉宫的关注与守护，看他日常做过的不计其数的小修小补，“大的险情都是从细节问题里来的，就像是病，小病不治，绝对会得大病。”

如今的布达拉宫维修科，已经有一支60多人的维修队伍，他们继承了平措等人24小时守护布达拉宫的传统，每天都进行着对布宫的守护与修缮。“比如地面开了裂缝，必须第一时间派人去修，墙体探出石头，也要第一时间派人去修。如果下暴雨，60多人要马上去检查建筑，去看每一个出水口和角落是否正常。冬天下雪，屋顶上的雪必须赶快铲掉，因为雪水白天融化、晚上冻结会造成布达拉宫屋顶所用阿嘎土的开裂……”

从平措等第一代布达拉宫工匠，到今天的扎平和他的同事们，一代接一代，不曾中断地守护着布达拉宫，使它承载无数人的踏访，历经千年依然巍峨动人。

“不过我们这一代使用的现代化科技手段比他们可多多了，比如给木构建喷药防虫、通过结构监测计算建筑的承重率对游客进行限流等等。”扎平说。

“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不能粗心大意，哪怕是一个出水口也要检查好，雨季开始了，你要派人多去看一下。”平措在一旁嘱咐。

从未离开也从未想过离开布达拉宫

平措住在布达拉宫脚下，布达拉宫就是他的家，布达拉宫的工作人员就是他的家人。

他一直没结婚，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那时候只想修布达拉宫嘛，其他的没想过，干着干着时间就耽误了，年龄也上去了。”

现在，平措年纪大了，维修科的姑娘们每年过年前都会到他家里帮他擦擦窗户，洗洗被套。科里夏天组织去河边，大家也都会想着他，他的老电视机去年烧了，科里给他买了台新的。

平措60来岁的时候，单位送他去疗养，那是他第一次离开拉萨，他去了敦煌，感受是：“晕，沙子大，心里不踏实。”

如今，83岁的平措每天的活动范围也几乎就在布达拉宫周遭，“我一直在布达拉宫工作，在布达拉宫吃饭，在布达拉宫住，心里从没想过要离开，现在年龄大了，也不想去更远的地方，就想一直都在布达拉宫。时间不那么多了，要珍惜。”

一生守护布达拉宫，他说自己像不想离开家乡一样不想离开这里。

『不通车就靠双脚走进』

记广西全州县洪涝重灾区中的党员突击队

6月16日，广西强降雨重灾区全州县文桥镇白茅村出入通道已大部分修通，一大早，一辆进村的车与纷纷出村的群众逆向而行，格外显眼，车里是文桥镇的党员干部们，今天他们准备又一次将生活物资送到白茅村部分群众家中。在大山深处，被山体塌方阻断的屯屯道路部分路段依然在全力抢通中。

6月9日，连续数小时强降雨导致文桥镇境内出现严重洪灾，多个村屯被山体塌方堵塞出村道路，交通、电力、通信中断，成为山中“孤岛”。其中仁溪村、白茅村在此次强降雨中受灾最为严重，两村依山谷而建的进村道路皆被洪水冲毁，造成两千多名群众被困。

村里的群众状况怎样?他们是否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地方住?在洪灾中是否有群众受伤?这一连串的问题牵动着当地党员干部的心。

“一定要第一时间进去查明灾情!”

“80余处滑坡和塌方，怎么办?”

“没有借口，不通车就靠双脚走进!”

“9日晚，我们就派出十多人的先头队伍冒着大雨和山体滑坡的危险，走进了仁溪村，及时向外界传递了仁溪村受灾情况。”文桥镇党委书记唐和群说。

救人!救人!还是救人!要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速度进入灾区，找到所有被困群众!9日晚，唐和群和镇长蒋明敏分别带领两个党员突击队，从山里绕路，走进仁溪村和白茅村。文桥镇其他党员干部也迅速投入到抗洪抢险工作中来。文桥镇党委、政府第一时间组织动员各方力量，组建党员应急抢险突击队、党员志愿服务队、党员安保巡逻队等，紧急转移安置被困群众，全力抗洪抢险。

随着灾区的灾情从大山深处一一传出，抢险车辆、救援物资不断往灾区输送。10日上午，大型道路救援设备已经开始道路抢通工作，记者在现场看到，进入仁溪村、白茅村的道路多处路面被塌方的泥石阻挡，举步维艰，村中仍处于停电状态。

不通车，就步行。党员干部们用手提肩扛的方式，步行数小时山路，踩着没入脚踝的淤泥和及膝的河水将救灾物资送到受灾严重的村民家中。

与此同时，当地党委、政府组织的医疗小分队，也在道路没有完全畅通的情况下徒步进入白茅村，为20多名在洪灾中受伤的群众进行医治。

目前，灾后重建工作仍在进行中，群众的生产生活已经逐步恢复。“洪水破坏了群众的家园，摧毁了一些扶贫产业，待群众的生活安定以后，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确保群众不因灾返贫。”唐和群说。(记者林凡诗、曹伟铭)

新华社南宁电

铿锵玫瑰 刀尖上绽放

摸索护理技术减少患者痛苦

由于当时医学认识的局限，2010年前，“麻风村”里还有现症病人，因为最具有传染性，也就成了最危险的病区，患者需要隔离治疗。

已经是护士长的潘美儿主动提出调到那里。如今，在潘美儿和她的同事合力下，现症病人已全部治愈，现症病区也退出历史舞台。

现症病区的经历，让潘美儿更加体会到那些重症患者对生命的渴求，减轻患者的痛苦，寻找更好的治疗护理技术，一度成了她工作的重心。四肢溃瘍是麻风病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最易影响患者的生命。潘美儿带领护士、护理员多次调配改进消毒液与溃瘍换药，并教患者预防溃瘍的常用方法，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免除截肢的危险。

得了麻风病，最怕歧视，易悲观绝望，甚至厌世。潘美儿开展了“心理理疗室”。现在，潘美儿所在团队开展的心理咨询服务项目，被中国科协列为麻风病学科重大成果之一。

而在前辈基础上，她倡导的直接和患者肌肤接触护理，使“麻风村”成为我国麻风歧视及干预理论的发源地。

2009年10月27日，潘美儿荣获第42届“南丁格尔奖”，这是国际上授予护士的最高荣誉。

“阿美!阿美!”当电视上出现潘美儿，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手中接过奖章时，“全村”人欢叫起来。

当潘美儿从北京领奖回来，“村民”坐着轮椅，拄着拐杖围上来欢迎，那一刻的场景，潘美儿再度泪下。

获南丁格尔奖后，大医院挖她，母校要她，她谢绝了。

“病人需要我，他们担心我走，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啊!”

2018年，作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首次参加全国“两会”的潘美儿，不忘使命，会议期间，不时向其他代表科普麻风病知识。

“只有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麻风病，才能进一步消除社会上对麻风病的误解，以及对麻风病人的歧视。”

在潘美儿和整个团队以及一代代麻防工作者努力下，浙江省麻风病平均发现率由最高时(1955—1959年)的2.79/10万下降到2018年的0.02/10万，患病率由最高时1973年的27.75/10万下降到2018年的0.12/10万左右。

(王力中)

(谢丽勋、田洪涛)

潘美儿：把最美的青春绽放在“麻风村”



▲潘美儿。受访者供图

断呻吟，潘美儿为她擦洗全身、清洗伤口、点眼药水；82岁的钱奶奶便秘，潘美儿帮她一点点抠出来；双目失明的范大娘一次次大便拉满衣裤，潘美儿帮着擦身子、换短裤、洗衣服……

“她不把我们当外人，对我们总是既热情又细心，比亲人还亲。”“村民”们因此也不叫她护士长，而是亲昵地叫她“阿美”。

潘美儿常说，药物只能治疗身体上的不适。而爱，才是最神奇的良药，一次，休养员徐阿士过50岁生日，他特地邀请潘美儿等人一起吃饺子。

“我当时很忐忑，怕她不会来。”可当阿士把盛着饺子的盘子举到潘美儿嘴边，看到潘美儿笑着一口就把一个饺子吞了下去时，这位患病也不曾落泪的男子突然大哭起来。“她们没有嫌弃我啊。”阿士说，这是自己50年来过得最难忘的一次生日。

把病人当亲人，生命才会更灿烂。来德清打工的贵州姑娘小徐，即将步入婚姻殿堂时，不幸得了麻风病。未婚夫把她送到麻风村后，人间蒸发。小徐绝望了，入院不久，借故回家拿东西，寻了短见。

“这个病不可怕，痊愈后还可以结婚生孩子!”在住院抢救的日子里，潘美儿天天开导她，还多次与她未婚夫联系，动员说服。

“我们医疗团队成员还为她捐款。”3个月后，未婚夫终于出现在小徐病床前。两年后，小徐康复出院，与未婚夫举行婚礼。

次日，她带着喜糖赶到麻风村，见到医生护士时哭了：“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麻风村是我的娘家啊!”

经历了太多，潘美儿越发感受到自己这份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在她看来，这些休养员除了身体残疾，内心和别人没什么两样，他们渴望自己像正常人一样走完余生，只不过多了一些不幸。

正是有了这样的理解，潘美儿坚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让每个休养员有尊严地生活，让更多人都来关爱休养员。”

她的信心还来自于她的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的医疗团队。一支由10多名医师、护理师、心理咨询师等组成的团队，24小时为孤残休养员提供养、教、治、康的服务。

如今，这里的休养员们，对生活充满了信心。休养员们还专门为医生护士们谱写了《天使之歌》，“你看，这里很多作品都是他们画的!”站在麻风病展馆，潘美儿指着墙上的字画笑道。

还有，爱心人士每月都会到村里看望慰问休养员。“关爱他们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活质量也越来越好。”潘美儿说。

的状况都了然于心。“不少患者基本没有亲人来看望照顾，我们其实是他们最亲近的人。”

有位周姓患者，眼瞎、双腿截肢。每次给他换药，老人总是很开朗，下雨下雪总不忘提醒我们注意安全，说我们不容易，还把收音机里播报的好人好事说给我们听。

本来需要我们照顾的老人，反过来关心我们，这样的生活态度，常常让潘美儿感慨不已。“他们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给我们，把自己当成女儿一样，每天阿美阿美地叫不停时，我曾想离开这里的念头就平息了。”

让残缺的生命活得更尊严

护理麻风病患者，需要的不仅是勇气和耐心，更多的还要有对生命的敬重之心。

年过八旬的朱洪福老人，麻风病给他的下肢留下了又黑又糙鱼鳞状的皮肤。潘美儿每次查房，都会蹲下撩开老人的裤腿，用手直接触摸。“朱大爷，你溃瘍大，愈合慢。”检查结束，潘美儿直起身子，拍着老人的肩，凑近他耳根轻柔地说：“莫急，要耐心啊，会好起来的!”

曹小英全身多处溃烂，躺在床上总是不

“信宝爷爷，最近胃口怎么样?”

“根洪叔，现在天气热了，你眼睛不好，外出要戴上太阳镜。”

“仁荣阿伯，你要少走动，这样能保护你的假肢寿命。”

……

在浙江德清县上柏金车山脚下的“麻风村”里，8点过后，护士长潘美儿又开始查房。老人们早已熟悉她嘘寒问暖的声音，个个露露笑容，热情地“阿美”“阿美”喊个不停。

这里是浙江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上柏住院部，目前住着61位麻风病休养员，平均年龄73岁左右，平均居住时间40年以上。

在这个远离城市的偏僻山坳里，潘美儿无怨无悔，坚守了23年。

如今，荣获南丁格尔奖的潘美儿依旧忙碌，还不时外出讲课。“治疗伤病，抚慰心灵，是我的职责。没有前辈们的努力，我做不到这样，没有同事的支持，与没有今天的业绩。”

把最美的青春留在山坳

麻风病，一种慢性传染病。上世纪初，我国有50万麻风病人。新中国成立后，麻风病得到有效控制。目前，全国90%的县、市基本消除麻风病。

浙江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上柏住院部，是我国最早的麻风病院之一，也是浙江省卫生计生厅直属单位中唯一不在省城的医疗机构。

1996年，豆蔻年华的潘美儿，从湖州卫校毕业，踌躇满志来到这里报到。

刚踏进潘美儿没有想到，景色宜人、三面青山环抱的住院部，住的病人，不是有传染，就是肢残、五官变形者。

“刚开始见到这个样子，真的有点害怕。”潘美儿回忆说。

她至今记得自己第一次跟着老护士长楼月琴查房的情景。

“刚靠近病房，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我下意识捂住了鼻子嘴巴，依然觉得反胃恶心。后来才知道，这是麻风溃瘍散发出来的气味。”

当护士长向大家介绍潘美儿时，房间里的人都欢腾起来：手脚不便的，拼命地点头；没有手指的，就用拳头使劲拍着；还有人使劲用自己能够利用的身体部位，拍打着桌子。

一个新上岗的小护士，竟然让他们拼尽全力地欢迎。那一刻，潘美儿的泪水夺眶而出。

跟着护士长查房，给病人发药、消毒、整理被褥、与老人聊天……朝夕相处，潘美儿对每个病人